

洛夫的浪漫與哀愁

——評《因為風的緣故》與《邊境望鄉》

古典詩的意象與《因為風的緣故》

一、蘆葦：歲月與灑脫

我們這裡所說的蘆葦，更確切地說應該是蘆荻，包括古人所說的蘆(葦、葭)和荻(萑、蒹)兩種植物¹。

在眾多蘆葦意象中，洛夫先生在詩中用到了如下幾個明顯的蘆葦的古典意象：歲月不居，時節如流；灑脫淡然，悠然自得。

對於歲月流逝，我們可以從《詩經·蒹葭》中得以感受。蘆葦的開花期到落葉期契合了夏繁到秋枯的自然時節變化。《蒹葭》開篇用“蒹葭蒼蒼，白露為霜”的入秋並即將步入凋零的景象，給讀者帶來秋枯的厚重感。而在這層“凋零”的含義中，讀者能自然而然地感受到“歲月殆盡”的消亡感，從而潛意識層面領悟到時間流逝的含義。

另一種一種典型意象——灑脫與淡然，則多以蘆葦的衍生物——蘆花出現。秦觀在《南鄉子》中這樣寫到：月色滿湖村。楓葉蘆花共斷魂。好個霜天堪把盞，芳樽。一榻凝塵空掩門。此意與誰論。獨倚闌幹看雁群。籬下黃花開遍了，東君。一向天涯信不聞。結尾處筆鋒突轉的“一榻凝塵空掩門”，即，朋友都不在，但我“一向天涯信不聞”，展現了作者的瀟灑。此時再回看上闕中的月色、湖村和楓葉、蘆花，我們便可以發覺，這些意象展示的是作者豁達開闊、優哉遊哉的個人心境。可見，蘆葦在某些情況下，也可視作寄託詩人閒情逸致、悠然自得的意象。

當我們再回看《因為風的緣故》這首現代詩，裡面的蘆葦同樣暗含著古代詩歌中的兩種意象含義。

詩的開頭說詩人漫步到蘆葦彎腰喝水的地方。“漫步”二字給讀者的第一感受便是輕鬆和閒散。在洛夫先生和夫人的婚姻中，兩人對待彼此既未過於卑微，也不曾趾高氣昂，正是這份謙和互敬，才造就了

這段美好的姻緣。詩人寫作時也以此為依據：蘆葦是不卑不亢的，自己也是不卑不亢的。蘆葦的彎腰是因為風的緣故，但是風過後，仍會挺直腰杆，屹立水中。對於愛情中的衝突矛盾，也許感到委屈與不滿，但是“彎腰”過後，兩人依舊會和好如初，互相尊重。這是洛夫先生和夫人對愛情的尊重，對彼此的尊重，是彼此灑脫、超逸的體現。

如果我們再結合這首詩的創作時間是 1988 年——洛夫先生那年馬上就要 60 歲了，他和夫人的婚姻已經走過了 25 年。蘆葦恐怕在這裡也是洛夫先生對時間流逝的感慨，當然，這其中更多是長相廝守的幸福而非蒹葭中的抑鬱傷感。這裡的蘆葦則又多了另一種意象含義，也就是我們上文提到的“歲月不居，時節如流”。在我看來，此中洛夫先生的河岸是代指歲月的長河，“漫步”二字則是洛夫先生漫漫人生路的所經、所感、所懷、所釋。唯有值得銘記的才叫做時間。

二、燭光：溫暖與呵護

燭作為一種古代日用品，在較長一段時間內佔據了文學創作的高峰。筆者在此列舉並分析兩個運用到的主要意象：希望；守候。

屈原在《九歌·東君》中寫到：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東君是太陽神，也是光明的象徵，由此可見，光明在古代的重要性。而由光明所延伸的快樂與希望則更是意義非凡。唐詩《上元》寫到：九陌連燈影，千門度月華。傾城出寶騎，匝路轉香車。爛熳惟愁曉，周遊不問家。更逢清管發，處處落梅花。黑夜因燭光而顯得亮如白晝，這展示的既是當時唐朝空前強大的國力，也是帶給詩人對國家和個人前景的光明希望。

當一個人面對著徐徐燃著的紅燭，此景怎能不引人聯想到那些暖心的守候？“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李商隱的詩便是最好的例子。作者與朋友（一說妻子）分離異地已久，在巴蜀傾盆夜雨中，輾轉反側的詩人在燭火中寫下了這首詩表達自己對遠方親人的思念之情。詩雖言簡，情深至切。而作者另一婦孺皆知的名篇中，“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則更加沉重而細膩地描繪了燭在愛情中的意象——深情守候，那種近乎歇斯底里的淒婉感動了不知多少讀

者。

在《因為風的緣故》中，燭光代表了一種喜悅和對未來的美好期望。洛夫在寫《因為風的緣故》時，更像是在模仿青澀的年輕人的感情表達，那麼他的寫作物件——妻子，也一定是同等年輕的少女。對於心上人的告白，少女在幽靜的房中點起蠟燭，燭火映照出的是一個情竇初開的少女的泛紅臉頰。燭火在此處的意象則多添了一份喜悅和甜蜜，也能讓讀者感受到作者筆下的少女對未來的盼望和希冀。

同時，燭光也是雙方對彼此的真情守候。女子對溫暖的燭光的呵護，是對男子無聲的守護。窗前的燭光在黑暗中猶如指路明燈，給男子照亮通往前方的路，象徵著不管愛情路上多少艱難險阻，女子始終不離不棄，在遠方用明燈指引，等待著愛人的到來。在朦朧中，雙方的癡情以風傳達，而那柔弱卻始終明亮的燭火用它“蠟炬成灰淚始幹”的真情見證著幸福在夜中蕩漾開來，詮釋了“一刻即永恆”的美。

三、風：無情和流逝

風亦是自古以來頗得騷人墨客喜愛的意象之一，在本篇中，我認為有提及如下意象：粉碎美好；轉瞬即逝。

“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杜詩在抑鬱悲憤中以風的意象創造出頹廢殆盡的荒涼之感。以疾風和歲暮，代指即將動盪和遲暮的大唐王朝。風的意象在這裡，增添了更多詩人情感疊加的沉重感和強而有力的攻擊性，凸顯了風的一種意象——撕裂般的壓迫感和對美好事物的摧毀。

轉瞬即逝，我所提及的另一種風的意象。李煜在《相見歡·林花謝了春紅》中寫到：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晚來風和前文林花相對應顯示出風的意象——美好事物的轉瞬即逝。

在《因為風的緣故》中，題目中的“風”字作為全文的線索導引，且作為傳情的媒介在戀人間交換著彼此的感情。另一點，風在全文中作為正常的邏輯滿足文章大多數的上下銜接並保證行文不過於突兀。例如：前文提到蘆葦會“彎腰”是因為風的緣故；用煙囪寫的信過於潦

草也是因為風的緣故；雛菊尚未凋零是在春季，春季多風是一個正常的邏輯，使得全文中的“風”來得有理有據、不過於唐突；燈火隨時會熄滅也是因為風的緣故。

“因為風的緣故”代表了兩個風的典型意象。在前文中我有所提及，洛夫先生在1988年創作這首詩，卻更多地以青年的口吻來訴說愛意。青年總歸是急迫的，“因為風的緣故”更像是青年催促女子接受自己的愛意。而催促的原因也同樣是自問自答的——因為風的緣故。在風的意象中，有一層是風的對美好事物的摧毀。我們可以理解為個人對未來的不確定性，也許是生老病死、也許是不可抗拒的意外，表現出個體的脆弱。因而男子在當下急切地表達自己心音，並期望女子接受自己的愛意。

而對於另一種意象的運用，則是對於女子的規勸——你若是不珍惜我，也許我會落寞離去，風的另一種印象代表了轉瞬即逝。愛情在中國文化中是細膩的、含蓄的。這意味著女子愛男子，並不等同於男子知道女子愛男子。男子大膽表白心志，渴望得到女子的確切回答——愛或不愛。這更鮮明地體現了男子的決心和真情，也同時靈活地運用了風的意象——轉瞬即逝，表達了一種自由平等的愛情觀，愛情需要彼此的認同。

願陳情以白行兮——《邊境望鄉》

作為北地的羈旅客子，在南國滯留的數月裡讀到洛夫的《邊境望鄉》，心中也是忍不住的愁腸。我想，此時此刻，我是理解洛夫的。

當我看完《邊境望鄉》的第一遍，我對著自己打了一個問號。這是“詩魔”洛夫？這是能寫出“那人以裸體去背叛死”的洛夫？

但突然，我又明白洛夫先生當時的心理。前些日子高中老師請畢業的同學寫寫離開家後你對家鄉的感受，以作為給學弟學妹們會考的參考。我下筆後，自然而然地勾勒著南國“鳳簫聲動，玉壺光轉，一夜魚龍舞”的景象。

可當思緒回到了那個陪伴了我 18 年的沿海小城，我突然感覺喉嚨有些哽咽，手在電腦上敲幾下、刪掉，如此反復著。我竟第一次感到對於故鄉是如此熟悉而陌生。最後，我只得緩緩寫下幾筆：是冷冷清清的月灑在海邊棧道的木欄上；是幾滴雨在粗糙發亮的大理石板的凹槽中打了個旋；是海邊百年燈塔遠遠望向它的戀人——崆峒，而後又羞澀地挪開了自己熾熱的眸子。我自認為平時文章的語言要比這幾個句子華麗不少，可那一刻竟然如此的蒼白無力。

洛夫先生，我懂您。

您說：

霧正升起，我們在茫然中勒馬四顧

手掌開始生汗

望遠鏡中擴大數十倍的鄉愁

亂如風中的散發

當距離調整到令人心跳的程度

一座遠山迎面飛來

把我撞成了

嚴重的內傷

是“近鄉情更怯”，是似水年華的匆匆將鄉愁放大，是離家時的黑髮和現在有些斑白的鬢角的磨合，是雀躍、是激動、是緊張……望遠鏡的倍數增長，與家的距離似乎在一點點的縮減，可最終所觸的，終歸還是那霧中

的青山，是一陣肝腸寸斷，是茫然中的青蔥與模糊，是“花非花，霧非霧”般的希冀與落寞。像是偶爾在天臺上一瞥大潭山的黛藍的倩影，山后亦是北方我的故鄉。那種鄉愁是風中散亂的一絲一縷，可連心也是玻璃製品碎裂前那一刻的紋路，如樹根般蔓延分散至永黑的地底。

您說：

病了病了

病得象山坡上那叢凋殘的杜鵑

只剩下唯一的一朵

蹲在那塊"禁止越界"的告示牌後面

咯血。而這時

一隻白鷺從水田中驚起

飛越深圳

又猛然折了回來

是“杜鵑啼血”的悲切和病態，是用簡筆勾勒出一個出遊已久的遊子。杜鵑這一形象的運用，可謂精彩絕倫。以視覺的鮮紅、血色柔和了哀的直接衝擊力，卻用那觸目驚心的鮮豔將深沉壓抑到極致；聽覺上此時似乎泛起杜鵑鳥陣陣的啼叫聲，這是哀鳴那快要凋殘殆盡的杜鵑吧，恰如“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如今別去江南月，化作杜鵑帶血歸”。天塹何時變通途？眼看著一旁的白鷺就要自由無阻地穿行而歸，可卻突然折回。是啊，是啊，此處“禁止越界”，所有的深情只能憑目寄送。一樣山川之景、一樣的語言、一樣的血脈，可是，“明月何時照我還”呢？面對冷清的月色，我尚且能把回家的希望寄託於不久的將來。而對於當時的洛夫先生，1979年的洛夫先生，怕只是“總為浮雲能蔽日，不見長安使人愁”的心境了。

您說：

而這時，鷓鴣以火發音

那冒煙的啼聲

一句句

穿透異地三月的春寒

我被燒得雙目盡赤，血脈貫張

你卻豎起外衣的領子，回頭問我

冷，還是

不冷？

是熱情、是衝動，但無法改變的是心潮的澎湃。“鷓鴣苦道行不得，杜鵑更勸不如歸”，是一聲以火發音、灼燒了咽喉的冒煙的啼聲。“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所喊的一定是鄉音！心中期待的回音也一定是鄉音！可恐怕只能自問自、聊以自慰了。三月春寒尚在，可歸心還在燃著，洛夫先生的赤子之情似乎融化了整個冬。可一旁的友人卻冷地豎起衣領，問到：冷？不冷？先生心中燃燒著，沸騰著，而肌膚還能感受到外界的冷風，這叫人的淚如何流出，這是一種怎樣的苦楚。我的情與思又何得此般深沉，又怎得如此切膚之痛。

您說：

驚蟄之後是春分

清明時節該不遠了

我居然也聽懂了廣東的鄉音

當雨水把莽莽大地

譯成青色的語言

喏！你說，福田村再過去就是水圍

故國的泥土，伸手可及

但我抓回來的仍是一掌冷霧

又快到了清明雨、人斷魂的時節了，時間流轉沿著 24 節氣又開始了新的輪回。借由時節，想像中，又聽到了鄉音，依稀還是那童年的回憶，只不過人已蒼老，不似那花年復一年地盛開。在一片春雨中，詩人漸漸看到了地平線的遠方，是一片沖刷過的嶄新的故鄉，就要到了！就要到了！福田過去就是水圍了！故國的土地就在腳下，泥是芬芳樸實的氣息，近在咫尺。可就要瞪大眼睛、俯下身、抓住那美好時……呵，黃粱一夢……不過是一手的冷霧、是虛無。家啊，在何方？在遠方、在前方、在看得見卻觸不到的地方，仍在數十年前離開時掛念著的心上……

多年前學英語時，有一個句子：home is where the heart is。我翻譯成了家是

心之所在，與老師給的答案邏輯正好相反。可如今細細品來，心在家在，可也是家在心在，畢竟一個遠離故土的人是一片無法歸根的落葉。洛夫先生寫于 1979 年的這首《邊境望鄉》，語言無早期作品強烈表露出的實驗性，但卻勝在情真意切，令每一個漂泊的遊子感同身受。嗚呼！願世間再無分離，嬋娟亦不必千里！

¹程傑：〈論中國古代蘆葦資源的自然分佈、社會利用和文化反映〉，《閱江學刊》2013 年 01 期，第 119-134 頁。